

# 侯海洋 基层风云

**翻开本书，深入基层，层层深入，读懂中国**

带您到中国的最基层，新闻报道的背面，体制改革的现场，去看一个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星期一。雨过天晴，空气格外清新。 **小桥老树** 著

岭西省教育厅大礼堂门口，传来欢快的音乐。厚重之作

一位副处长宁词梅，穿着黑裙子。出门前，她

在镜前摆了个造型，显得端庄又单一，又戴

上一朵玫瑰。宁词梅又不会死板，

孤零零地到大礼堂

门口，怕了。会放流

行歌曲，皱了皱

眉头，心

走到礼堂，放

的是什么歌。不是舞

厅。”很快，歌

的位置上飘荡，

宁词梅暗自笑了笑，

道：“各位同学，我是省教育厅的宁词梅，我先点个卯，然后讲一讲

上台领奖的顺序，以及发言的注意事项。”

第一排是省城三好的学生以及大学毕业生中的优秀学生干部。

第二排是各地市的三好学生代表。侯海洋是茂东市市级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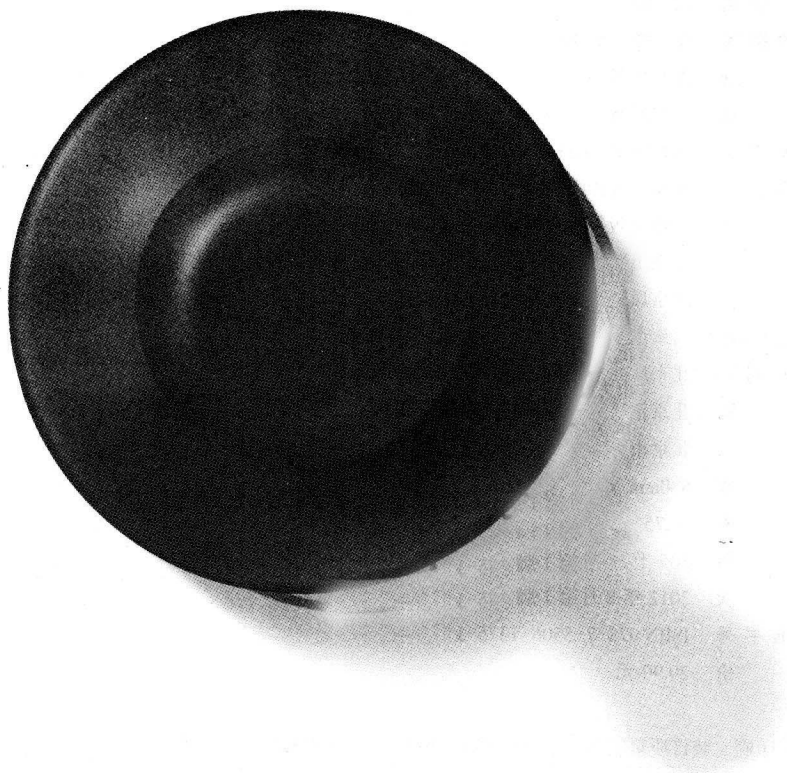
好学生，佩戴着大红花，坐在第二排。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活

# 侯海洋

# 基层风云

翻开本书，深入基层，层层深入，读懂中国  
带您到中国的最基层，新闻报道的背面，体制改革的现场，去看一个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

小桥老树 著  
厚重之作



凤凰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侯海洋基层风云 / 小桥老树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506-1375-1

I . ①侯… II . ①小…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3263 号

---

书 名 侯海洋基层风云  
著 者 小桥老树  
责任编辑 陈欣  
特约编辑 程峰 张晓洲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后辛庄村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5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375-1  
定 价 2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楔子

1949年，刘邓大军如风卷残云一般席卷大西南。

侯振华团长所部奉命穿插，急行千里，将国民党118军切割在茂东以北的巴山县城郊外。

三营长张大炮冲进团指挥所，兴奋地吼道：“团长，摸到大鱼了。”刚才冲锋时，擦肩而过的子弹将他的衣服撕了个大洞，头发被烧掉一半，散发着焦臭，整个人看起来活像年画里的钟馗。

“急啥，慢点说，什么大鱼？”

“俘虏交代，118军军部就在山头上。”

话音未落，四周高山上枪声大作，子弹在黑夜中划出一道道弹幕。

听闻找到118军军部，侯振华精神一振，走出指挥所，仰头看了一会儿，发布命令：“三营趁乱摸上山头，打得越乱越好。其余部队加紧构筑工事，防止敌人反扑。”

正在此时，师里派了参谋过来。参谋立正报告：“侯团长，师首长指示，你们打到了118军军部，四周敌人多，赶紧撤下来。”

三营长张大炮是火爆脾气，将帽子往桌上一扔，急道：“装进口袋的肉，怎么能放掉？”

侯振华没有说话，紧绷着脸，脸上鼓起隐隐的一条肌肉。他提着马灯，转身到地图边，看了十来分钟，断然道：“敌人是惊弓之鸟，破了胆，窝在山上绝不敢下来，部队战斗情绪很高，求战心切，此长彼消，

我们一定能牢牢拖住敌人，等着大部队上来。”

很快，师参谋又带来师首长的指示：“敌情未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先撤出来。”

此时，侯振华已经下了决心，面沉如铁，一字一句地道：“我们正在构筑工事，有信心拖住敌人，再报师首长。”

得到师首长批准以后，侯振华部如一根铁钉子扎进了118军心脏。118军派出重兵对侯振华部展开进攻。整夜，双方部队犬牙交错，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空，枪炮声从未停歇。天明，打红了眼的118军来不及撤退，被拼命赶来的解放军四面合围。

侯振华所部不仅打退了118军的疯狂进攻，在天明时，还捉了两千多俘虏，包括敌军长，缴获的枪炮堆积如小山。

三营营长张大炮被弹片击中腹部，重伤。

杜师长赶到侯振华部，脸色板如严霜，指着侯振华的鼻子道：“侯老虎啊侯老虎，知道围你的敌军有多少？整整一万五千人！你，他妈的，胆大包天！”

打了一夜，侯振华满脸硝烟，但是毫发未伤。他自信满满地道：“118军已丧胆，再多一万人也围不住我们。”

杜师长站在小山头上，目光越过大江，江对面城市轮廓清晰可见。良久，他收回目光，道：“这一仗敲掉了岭西守军的一只利爪，岭西城是囊中之物。你们团损失不小，暂时在巴山休整。我记得你是巴山人，抽时间回家看一看。”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战争已近尾声，以后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侯振华将头摇得如拨浪鼓，道：“休整一天就行了，否则赶不上解放岭西城。我今天回一趟老家，明天按原定计划进军海棠溪。”

送走杜师长，侯振华带着警卫班，骏马快枪，威风八面，直奔柳河老家。

侯振华14岁离开家乡到岭西城求学，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沿江而下来到武汉，参加了共产党，眨眼间就是18年。戎马倥偬，他从未还家，不知家乡父母可好。

带着警卫班，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柳河老家。侯家老院子只剩下坍塌的土墙，野草长满院子，满眼荒芜，再无当年家的气息。侯振华拿着军帽，傻掉了。

他找到一位乡亲，才知在几年前，还乡团来过，杀了许多人，侯家老院子被一把火烧掉。

来到侯家祖坟处，侯振华一眼就见到前清兵部侍郎墓，以及一座进士墓。这两个墓是侯氏家族的光荣，侯振华从小就在坟前磕头，最是熟悉不过。依次寻找，他见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坟，以及大哥、二哥的坟，另外还有一些无碑坟堆。

他又询问老乡，皆不知侯家其余人的下落。

侯振华在坟前磕了几个响头，抬起头时，额头见血。站了一个小时，他跺了跺脚，咬牙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不孝，走了。”

这一走，侯振华再未回故乡。

几天后，数名侯家子弟闻讯寻至巴山城，侯振华所部已南下追敌。

失望的侯家子弟站在城门眺望南方。七岁的侯厚德问：“侯么爸是团长，团长是多大的官？”

侯家长辈也不知团长到底有多大，摸着小孩的头，道：“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也当团长。”侯厚德手里拿着一本《三字经》，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时光飞逝，转眼间到了2008年，侯厚德出院以后，坚持要回一趟老家，儿子侯海洋陪同着老父亲来到巴山县柳河镇。

侯厚德做了大手术，极为虚弱，一阵风来，似乎都会被吹倒。他站在墓前，努力稳住身体，眼光寻到最老的一块墓碑：“海洋，这里是侯家的列祖列宗。要论出息，第一要算前清进士，才高八斗，生性耿介，敢跟权贵抗争。侯家被称为书香之家，来源于此。书香传统，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能丢。”

侯海洋扶着父亲，目光从一块块墓碑前滑过。小时候他最不喜欢到这个地方听父亲说教，如今站在这里，与小时候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些墓碑饱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沧桑之感扑面而来。听着父亲唠叨，他脑海中出现了一位穿着前清官服的老人，清瘦、睿智，还有一丝倔强。

“第二算是堂叔公侯振华，他是建国大军中的一员，是侯家唯一的武将，是有功于国家的。”

侯振华离开巴山后，至死未归乡。但当他在病榻上得知侯海洋是侯家直系子弟时，居然一跃而起，如年轻人一般敏捷。至今，侯海洋还记得侯振华苍老脸上闪现的精光和热切。

“你现在已取得一些小成绩，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还要记得一句古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侯厚德教了一辈子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职业习惯，习惯性地给儿子上起了人生课。身穿米黄色风衣的张晓娅站在侯海洋身边，安静地听着侯厚德说话。

远处，公路上停了好几辆小汽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巴山县县委书记急匆匆走过来，他批评紧跟在身后的胖子：“你的嗅觉一向很灵，今天怎么如此迟钝？海洋书记来到巴山，这种天大的大事，你居然不知道，要你这个办公室主任有什么用！”

# 目录

## 第一章 一份肥肠火锅鱼毁了分配 /1

“爸，彭家振是你的同事，怎么还把我分到新乡？”侯海洋话语中很有些情绪。

侯厚德把老花镜取下来，小心翼翼放回边角被磨损的盒子。他有些失神，喃喃地道：“当初，在吃饭时遇到彭家振，我就感觉不妙。彭家振才从学校毕业时，就在柳河小学，学校组织教师听他的公开课，然后请大家谈意见，我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了几句实话。这人心胸狭窄，从此记恨上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他还没有忘记。”

## 第二章 新人报到遭刁难 /43

刘清德原本以为这是彭家振的一句戏言，没有料到，这一次分配到新乡镇的名单里赫然有侯海洋的名字。他到县教育局专门找了彭家振副局长的贴心豆瓣，这才知道彭家振与侯海洋父亲有旧仇。

作为彭家振的心腹之一，他准备故意找一找侯海洋的碴，打杀威棒，来个下马威。

等到侯海洋再次自报家门，刘清德突然拍了桌子，道：“你怎么搞的，这么晚才来，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

## 第三章 成为镇小学老师 /72

“侯老师在一年级当班主任，要把学来的新知识，从头教起。”代友明见侯海洋很严肃的表情，提高声音道，“侯老师，这是校领导集体研究的决定，显示了组织对你的高度重视，你一定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侯海洋这才收回心思，谦虚地道：“我才参加工作，也不知道能不能当好班主任。”

代友明鼓励道：“你放心，有什么事情，学校领导会支持你的。”



## 第四章 走访农村失学儿童 /100

侯海洋扯开嗓子喊：“徐亮和徐小红家在这里吗？我们是新乡学校的老师，来家访。”

吼了几嗓子，过来一位弯腰驼背的妇女，她身材瘦小，满脸皱纹，对着三只凶猛的土狗挥了挥手。土狗们夹着尾巴飞快地溜走，躲在角落里使劲用鼻子嗅着，还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着两位陌生人。

驼背妇女把侯、秋两人带到家门口。听了秋云说明来意，用含混不清的巴山土语道：“徐小红是我孙女，高小毕业，不读书了，她到广东打工去了。”

## 第五章 错失借调镇政府的机会 /129

其他的副职没有说话，只有一位老资格的副镇长说了一句：“就是借调个老师，你们定了就是，没有意见。”

乐彬用眼光走了一遍，进行了最后拍板：“那就定刘友树。”对于他来说，借调刘友树和侯海洋到办公室，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大的收获是他将镇里的形势看得更加清楚，这对下一步的工作是有好处的。

## 第六章 挑战新乡镇地痞恶霸刘老七 /162

木凳是长兵器和重兵器，能有效克制尖刀，刘老七向后退了好几步，这才避开木凳，他骂道：“龟儿子，老子捅死你。”

侯海洋抡起木凳，再次冲上来。刘老七又往后跑了几步，再骂。侯海洋又追上去，用板凳砸中刘老七的手臂，刘老七被板凳的威势所迫，不断后退。两人一进一退，很快就打通了一条街。这时，其他教师和混混都成了看客，目瞪口呆地看着侯海洋提着凳子狂追刘老七。

## 第七章 第一次见识县城黑道大哥 /191

师范学校恰好在西城，属于刘七刀的地盘，刘七刀的名宇对中师生来说是如雷贯耳，甚至代表着江湖好汉的传奇。此时这个传奇人物坐在蒋刚下面，不停地给各位敬酒。他敬酒的方式很豪爽，举着大号啤酒杯子，一瓶640毫升的啤酒只能分两杯，他左手拿着两个杯子，右手提着啤酒瓶子，敬到一人面前，就倒满两杯，自己先端起一杯，一口就喝了。侯海洋暗自咋舌：“这一轮啤酒喝下来，至少有六瓶酒，这还不算其他人的回敬，刘七刀还真有梁山好汉的风采。”

## 第八章 聚众看色情录像带被抓 /224

派出所老朱摇晃着录像带，冷冷地道：“你们都是为人师表的老师，聚众看黄色录像，这是什么性质，你们都跟我到派出所去，接受调查。”五位老师坐在椅子上没有动弹。

老朱突然吼了一声：“起来，跟我们到派出所去。”

邱大发第一个站起来，垂头丧气地站在刘清德身边。

## 第九章 借调县公安局的事黄了 /253

“今天上午开党委会，讨论借调的事，有领导在会上说，新乡中学发生了老师集体看黄色录像的事，你就在其中之一，而且态度格外不好，是不是？”

侯海洋几乎站立不稳，道：“蒋哥，我的事就黄了？”

电话那一头，蒋刚的声音稍稍缓和，道：“想借调的人挺多，你既然出了这事，肯定黄了。可惜，这样好的一个机会。”

## 第十章 痛打仇人刘清德 /282

侯海洋以百米赛的速度冲了出去，对着最后一人猛地一推，然后转身就跑。扑通一声响，刘老七摔进了冬水田里。跑了一段，侯海洋一头钻进附近的林子，沿着小道又爬上一处小土坡。站在小土坡上，他看见了落水之人从冬水田里爬了起来。这是他能实施的最后一次袭击，再往前走，就到新乡镇边缘了。

刘老七浑身湿淋淋地从水田里爬了起来，满身是泥，长吁短叹地对着刘清德道：“哥，这人已经疯了，以后我们和他井水不犯河水，要不要得？”刘清德转过身，望着黑暗处，狠狠地跺了跺脚，一言未发。

## 第一章 一份肥肠火锅鱼毁了分配

### 省教育厅表彰会

1993年5月10日，星期一。雨过天晴，空气格外清新。

岭西省教育厅大礼堂张灯结彩，传来了欢快的音乐声。

副处长宁玥特意换了一件白衬衣，配上黑裙子。出门前，她在镜前摆了个姿势，仔细瞧了瞧，发觉黑白配稍显单调，又戴上一朵玫瑰形胸花。有了这朵花，整体形象端庄大方又不会死板。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宁玥走到大礼堂门口，怔了怔。在全省教育系统表彰大会上，一般来说不会放流行歌曲，尽管她很喜欢凤飞飞的这首《掌声响起》，还是皱了皱眉头，心道：“若是被浩厅长听到这首歌，只怕又要被批评。”

走到前台，果然听到副厅长浩存严肃的声音：“搞什么名堂，放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歌，赶紧换掉。这是教育厅的大会，不是舞厅。”很快，歌声变成了“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宁玥暗自笑了笑，她从包里拿出笔记本，走到第一排，自我介绍道：“各位同学，我是省教育厅的宁玥，我先点个名，然后讲一讲上台领奖的顺序，以及发言的注意事项。”

第一排是省级三好学生以及大学毕业生中的优秀学生干部。

第二排是各地区的三好学生代表。侯海洋是茂东市市级三好学生，佩戴着大红花，坐在第二排。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活动，他既好奇，又略为拘束。当身穿黑裙白衣的女领导出现并开始讲话时，他眼前一亮。巴山中师里也有美女，并不比眼前的美女逊色，但是，眼前的美女领导有一种见过大世面的自信和从容，而中师女生多数都很青涩，气质明显不如眼前这位讲普通话的领导。

美女领导对前排的一位年轻人道：“侯卫东，你代表优秀学生干部发言，稿子我看了，写得不错，我略有改动，删掉了一小段，主要是压缩时间。”坐在前一排挂着绶带的年轻男子站了起来，接过稿子。

侯海洋成绩很好，由于家庭原因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遇。大学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梦，也是一种痛，每当遇到同龄大学生，失落就如幽灵一般，出其不意地溜进来，纠缠在心里。

省教育厅厅长秦路进来以后，表彰大会正式开始。副厅长浩存宣读表彰决定时，宁玥站在前排，指挥受表彰人员按着事先安排好的顺序和线路上台领奖。

**在省教育厅有个说法，一次大会组织得好不好，就看领奖的秩序。**若是井井有条，说明会场组织到位；若是领奖时出现了队列不整齐、领奖人在台上找自己的奖牌等失误，则说明会场组织有问题。

当最后一轮受表彰人员往台下走的时候，宁玥松了一口气。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一位来自铁州的学生一步踩空，从梯子上直摔下去，将整个队伍弄得乱糟糟的。坐在主席台上的浩存顿时虎了脸，狠狠地瞪了宁玥一眼。宁玥感受到了浩存的目光，却没有理睬，心道：“若是摔跤这种事都能预防，那就是神了。”

领奖完毕，就轮到学生发言。

学生代表侯卫东上台发言时，宁玥叮嘱道：“上台时走慢一点，别捧着。”

侯卫东微微一笑，自信地道：“放心，我会小心。”他的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背挺得很直，逐级上台，走得很稳。

“我是沙州学院93级的侯卫东……”

响亮的声音在大礼堂内回响着，句句都如热火一样烧在学生们心中。听到优秀学生代表侯卫东的发言，侯海洋内心又开始翻腾。

同为受表彰的学生，自己是灰扑扑的中师生，站在台上的优秀学生

代表却是天之骄子，两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省教育厅将整个表彰会安排得很周到，会议结束，几辆大巴车停在会场外，戴着绶带和鲜花的学生代表鱼贯上车。大巴车在城区转了一圈，在省体育馆工地停了下来，几位老总模样的人戴着头盔，列队迎接诸位学生。等到省教育厅的领导到齐，一位相貌姣好的女子拿着话筒，开始讲解体育馆的建设情况。

参观了建筑工地和省一中的艺术馆，又浏览了市容市貌，参观活动才结束。大巴车开到了省教育厅宾馆，在宽敞的三楼大厅，省教育厅的领导们集体欢迎受表彰学生。

侯海洋是一个普通的中师生，平时见过最大的官也就是学校的头头们，此时骤然被捧在天上，心里不免有些小得意，更有一些说不出道不明的欲望。他被引导到写有自己名字的圆桌边，心道：“这次分配，我顶了天就是一个东城区的小学教师，虽然比分到镇里的小学老师要强得多，可仍然是小学教师。这一辈子，我能和省教育厅的领导一样吗？”想到这里，他脑海里浮现出了众多省教育厅官员或潇洒或稳重或挺拔的形象，几年时间里印象深刻的片段也闪电般地在脑中掠过。

1989年夏天，父亲侯厚德站在沙州市街道，满脸焦急地道：“学生娃懂个啥，懂个啥。”街道上走着长长的队伍，队伍由茂东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组成，他们拉着横幅，情绪激动地喊着口号。对于初中生侯海洋来说，眼前的一切是那么鲜活，让他很兴奋。若不是父亲在身边，他甚至还想混进大学生的队伍里。父子俩远远地跟着学生，来到巴山中等师范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年龄小，他们聚在校门外，好奇地看着师专生的一举一动。

中午时分，又有几十个人冲进师范学院，他们穿着军裤或者警裤，一律是平底步鞋，这是巴山县城社会青年的标准打扮。他们冲进小伙食团，将小伙食团的米饭四处乱扔，高喊“打倒陈矮子”的口号。不一会儿，巴山县城关镇派出所陈所长带着十来名警察冲进了师范校。

一直观察着事态发展的侯厚德带着儿子侯海洋来到县邮局，给读大学的女儿发了一封加急电报。侯厚德平时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来用，发这封加急电报时，没有心疼钱。

1990年9月下旬，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国家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亚运会期间，中师校园内红旗招展，全校都如过年

一般。那首让人热血沸腾的《亚洲雄风》以最快速度在校园内传播，侯海洋很快学会了这首歌，并成了新生们的领唱。学校在一食堂摆了一台电视机，无数学生围在一起看比赛，每当中国队拿了冠军，侯海洋就带头高唱：“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

亚运会的热情散去不久，1991年初，海湾战争爆发。侯海洋作为大一学生代表，向学校提出严重抗议，抗议的结果是宿舍每一层楼都安装了一台电视。吃饭时间，同学们端着饭碗聚在电视室，高度关注战争进展。现在，侯海洋将战争进程忘得差不多了，却清楚记得一件小事。有一天，同学们端着碗聚在一起看电视，瘦高的付红兵趁着沙军不注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沙军碗里叉了一块红烧肉，然后一边跑一边吃。沙军醒过神来，狂追十分钟，仍然没有将红烧肉夺回。两人累得像猪一样，以至错过了一段最精彩的战斗画面。

1991年，清秀的吕明在晚会时唱了一首《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侯海洋没有想到吕明的歌声如此忧伤和甜美，从这首歌开始，他在上课时总是用眼光寻找吕明的身影。

1992年刚开始，师范校组织同学们学习《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系列文章。老校长声情并茂地在台上演讲：“你们说我们的实施设备是姓社还是姓资，如果为资本主义服务，就姓资，如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姓社。”尽管侯海洋根本不明白这件事背后的意义，作为追求进步的学生干部，他还是带头认真学习。

侯海洋回忆往事的时候，服务员不停地上菜，餐桌上摆了几样凉菜，两荤两素，卤鸭子和岭西腊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宁玥工作很细致，她到各桌去打招呼：“等会儿秦厅长有个讲话，讲完话，各位同学再动筷子。”

侯海洋悄悄咽了咽口水，眼睛瞅着主席台方向，盼望着秦路厅长快一点讲话。在等待之时，他看见了坐在邻桌的侯卫东，这位在大礼堂代表全省学生干部发言的天之骄子，安静地坐在桌前，一言不发，似乎也是满怀心事。他暗自感叹：“这辈子没有读大学，算是最大遗憾，可惜没有机会弥补。”

秦厅长一番冠冕堂皇的讲话后，大家都毫不客气地举起筷子向自己早就瞄准好的菜品夹去。宴会的菜品很丰富，除了传统的岭西菜以外，

更有沙州风干野山鸡等特色菜。正在吃着香喷喷的野山鸡，身穿对襟衣的小姑娘端着一盆飘着鱼香草的浅色鱼汤放在桌上，用跑调的岭西普通话介绍道：“这是酸菜尖头鱼汤，尖头鱼产自巴河，是巴河特产。”

巴河是长江的支流，发源于巴山山脉，最后在茂东汇入长江。巴河最有名的特产是尖头鱼，尖头鱼喜阴，产量低，与沙州成津出产的河鱼同为岭西著名的野生河鲜。侯海洋家乡附近有一条柳河，是巴河的支流，河里也产尖头鱼。在他的眼里，尖头鱼是普通的河鱼，常常在农家餐桌上见到，他没有想到，尖头鱼在岭西居然成为巴山的特产，被隆重推出。

晚餐以后，侯海洋与众多学生代表一起走出餐厅。大厅里有许多鱼缸，养着花鲢、白鲢、鲫鱼等普通鱼，还有长江里的水米子，另外还有一个专柜，游动着尖嘴长身的尖头鱼。尖头鱼整体色彩略淡，身体修长，游动速度快捷，姿态优美，它们更像是观赏鱼，而不是等在鱼缸里被宰杀的食用鱼。

侯卫东被专柜里的鱼吸引住，停下脚步，正在观赏时，听到一声招呼，回过头，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站在自己身旁。

“你好，我是来自茂东巴山县的侯海洋，巴山中师毕业，很高兴认识你。”侯海洋作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侯卫东脸上露出笑容，主动伸出手，与侯海洋握了握，道：“我是沙州学院的侯卫东。”

两个人都是高个子，站在众多优秀学生中间有着鹤立鸡群之感。

聊了几句，侯海洋略带着好奇地问：“你们大学毕业后一般分配在什么地方？”侯卫东道：“我通过了益杨县选拔干部考试，毕业后就要到益杨县某个机关工作，现在还不清楚具体工作单位。”

侯海洋道：“还是大学生有优势，毕业后能进政府机关。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读大学，初中毕业就考了中师。这次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才有可能留在县城教书。”他对侯卫东莫名其妙有亲近感，谈起了自己的真实处境。

侯卫东鼓励道：“中师毕业生当高级领导的大有人在，我相信能参加省教育厅表彰的学生都不是无能之辈，我们一起努力吧。”

他们边走边聊，随着人流走出了餐厅。

第二天午餐后，教育厅的大小领导们站在门前，与学生们挥手告

别，目送大巴车、中巴车离开。

在省城参加表彰会，受到教育厅领导们隆重接待，侯海洋感觉整个经历如在梦境中一般，充满着奇幻色彩。会议结束，他和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坐着茂东教委派来的小车回到茂东。茂东教育局派了一位科长陪着受表彰的茂东学生代表吃了顿午饭，然后拿了几个信封，每个信封装了二十元钱，作为回程车费。平心而论，从茂东回到各县的车费最贵不过五元钱，二十元钱足够大家回家，教育局想得挺周到。可是，在省城，这些学生代表被领导们捧成了岭西未来的脊梁，受到隆重接待，获得无数鲜花、掌声，整个过程都有领导的陪同，顿顿皆是出人意料的美食。有了比较就有反差，茂东教育局对待这些学生代表简直就是敷衍。

踏上回巴山长途汽车的那一瞬间，侯海洋的成功感便荡然无存，他不再是鲜花围绕的学生代表，恢复成贫穷且为前途迷茫的年轻人。孤独地坐在车上，他明白茂东教育局还是不错的，至少派了个科长来陪着吃饭，还送了二十元车费。

从茂东市到巴山县有一个小时车程，从市到县的车程完美展现了繁华到落后的渐变。进入县城以后，原生木料为梁为柱、木板为壁的串架房不断增多，行人中挑担的、背背兜的也越来越多。

车站外是县城主街道，主街道是双车道，偶尔有一辆汽车经过，行人随意走在车行道上。沿着主街走了七八分钟，侯海洋走上一座石桥，桥下是半干涸的小河。此河道是老县城护城河，遇着下雨才有清清的河水流淌。走过小桥，便来到护城河内侧的老城墙。老城墙是历史名字，城墙早就没有踪影，变成了一间接一间的商铺。商铺房屋有青砖黛瓦白墙，更多的是使用串架房。老城墙有几百米，结束之时便是巴山师范的侧门。

行走在巴山县城，所有的海市蜃楼都消失，这个世界恢复了原有秩序。巴山中师校园以最快的速度将他还原成中师学生侯海洋。

经过操场时，教体育的李老师一眼就看见了他，赶紧跑了过来，喊道：“侯海洋，明天我们要与巴山中学篮球队打比赛，下午五点，校队要做一次配合练习。”

巴山中学篮球队是县里面的强队，与中师篮球队长期都铆着劲，互有胜负，互不服气，如今队中的绝对主力侯海洋回归，李老师心里有底，大喜。



5月12日，巴山县中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校园内，“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费力地从高音喇叭中钻出来，音符失去铁皮约束，顿时获得自由，在空中飘来荡去。

一声口哨刺破了歌声的包围圈，师范校篮球队与巴山中学篮球队的友谊比赛正式开始。

篮球是巴山县第一运动，每年都要举行县级篮球比赛。决赛时，工人俱乐部的露天篮球场人山人海，县里主要领导一般也会到场观看。篮球比赛结束，县领导要为最佳球队、最佳球员颁奖。由于县领导喜欢打篮球，县城各单位自然都喜欢篮球运动，于是，篮球好手成了抢手货，大多调到县公安局、建委等有实力的单位工作，对象都是如花似玉的县城美女。

老人们说，巴山篮球运动是有历史的。

1949年以前，巴山县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篮球。1949年以后，刘邓大军以席卷之势解放了岭西省，在解放茂东的战役中，侯振华所部张大炮营长身负重伤。张大炮营长伤愈之后，战争已经结束，他脱下军装留在了地方，张营长变成了张县长，张大炮改名为张建国。

张建国是河北人，身材高大，在延安时学会打篮球，从此彻底迷上了这项运动。按照他的话来说，这一辈子第一喜欢打仗，第二就喜欢打篮球。在县长带动下，巴山县篮球运动得以蓬勃发展。四十年风霜岁月过去，篮球成了巴山县最具有影响力的群众体育项目。每年的全县性比赛，实力最强的县师范校篮球队与巴山县中学篮球队几乎都会进入决赛，经常招兵买马的县公安局篮球队只能屈居第三名。

篮球场左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津津有味地看着篮球比赛。

站在一旁的是一位穿着背带牛仔裙的少女。少女十五六岁，身材高挑，头发乌黑，剪着一排齐额刘海，既干净又漂亮。她是从茂东过来看望爷爷的，看了一会儿比赛，想起奶奶的交代，在老人耳边提醒道：“爷爷，奶奶还等着我们带菜回去。”说话之时，她脸上出现一对可爱的小酒窝。老人抽着烟，道：“乖孙女，让爷爷看一会儿，快突破，好，进了。”顺着爷爷的目光，少女看到一位穿着十号球衣的小伙子用一个漂亮的三大步突破对方队员的封锁，将球送进篮筐。

老头子头发花白，腰板挺得直，精神矍铄，夸道：“十号的篮球打得好，有当年侯团长的风采。”